



DOI 10.16603/j.issn1002-1027.2022.01.007

视听时代,图书馆的未来

□吴志攀*

尊敬的陈馆长,尊敬的各位同道,大家好!非常荣幸给我这个分享的机会,也非常感谢刚才给我颁了一个奖,这是我退休5年来第一次获奖,也是第一次重新站在这个讲台上讲话。非常感谢刚才肖自力秘书长讲的那些历史,高校图工委的工作我参与过,2005年以北京大学主管图书馆的副校长的职务出任高校图工委主任,向图书馆界各位同道学习到很多,这是心里话。

我特别爱书,可以说嗜书为命,生活中一定是不能没有书的,家里也堆满了书。书是知识的载体,为了传播知识,存储书籍的空间无所不在,家里的叫书房,买书的地方叫书店,免费读书的地方叫图书馆。但是后来出现了几件事,信息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下面分享令我震惊的三件事,共同感受一下视听时代带给我们的冲击。

第一件事。我5年前退休的时候,有一个年轻同志帮我把所有的书从办公楼搬到后勤的一个房子里,他也有把钥匙,我跟他说要留好钥匙,别把书给丢了。他说了一句话,让我至今难忘。他说,吴老师放心,没人偷您的书,现在人们都看手机了,把我刺激得哑口无言。

第二件事。我跟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著名的青光眼专家张纯,前年共同在法学院开了一门课,叫作“图像与法律”。他给我一个数据,让我十分震惊。他说,人的视觉在辨别文字符号的时候,识别时间大于300毫秒,但在辨识图像符号的时候,小于100毫秒。那就是说识别图像的速度是识别文字的速度的三倍,这让我震惊得一塌糊涂,这就是人们愿意看抖音的一个原因,你在一分钟内看图像得到的信息是看文字得到的信息的三倍,图像的信息传播速度太快了。

第三件事。201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通过一篇博士论文,这篇论文不是用文字写成的,而是画出来的,居然还能通过论文答辩,所有的委员一致通过。那么这是哥伦比亚大学这帮教授的小众偏好吗?不是。因为201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这篇论文,题目叫《非平面》。2018年,中文译本由专门出版图像类图书的后浪公司出版了^①。英文版2018年我读了,2020年我又把中文版读了一遍。这个作者叫尼克·索萨尼斯,他提出一个观点,认为文字和语言的传达是平面的,但是图像的传达、视频的传达不是平面的,就是说图像使我们产生的想象力比文字更加丰富。反过来,他说恰恰是文字和语言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。我举个例子,小学生写错一个字,多写一个笔画,或者把两个字写颠倒了,你都会跟他说这是错的。但是你看一个图像,包括我们现场这些墙上的画,不管你喜欢不喜欢,你不能说他画错了。但是文字,如果我说“们我饭吃了吗?”你们一定会说,这段话是错的。所以语言文字对人们的限制是很大的。《非平面》这本书在国内影响不大,但在国外影响非常大。

2009年智能手机出现了,到2013年智能手机普及了,然后差不多到2015、2016年,4G网就出现了,2018、2019年逐渐开始说5G的事儿,到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了。这些技术的发达使得图像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。现在任何人都是一个摄影师,只是存在水平高低的问题。任何人都可以现场录像,都是电影摄影师,可

* 吴志攀,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原主任委员,北京大学原常务副书记、常务副校长。此文根据2021年12月24日作者在“继承与创新: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新征程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整理。

①[美]尼克·索萨尼斯.非平面[M].北京:后浪|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18.



以拍电影了,跟专业水准有多大区别,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

疫情期间,各高校图书馆都想了很多办法来提供实体图书的借阅服务,这一点我非常感动。但是毕竟我们还有那些不能回到校内的留学生们。甚至在最严重的时候,我在外省就不让回来了。后来允许回到北京,需要隔离14天,不能出家门。在这种情况下,唯一能看的就是手机,没有这手机,真是寸步难行。在家隔离怎么办?或者在酒店隔离怎么办?不就是靠手机活着吗?点外卖得靠它,各种联系得靠它,包括出示行程码、健康码,全是它。这些情况,带给我们很大的触动。

讲到这里,大家就明白了,我讲的主题是图书馆的未来。我们几千年的文字,无论它的载体怎么样变化,包括我们的CALIS,它还是电子化的文字,不是图像和音频。但是今天来看,看文字只是学习的一部分,我们很多的时间是用来观看视频和听音频,比如我们到“喜马拉雅”听书,你听的都是声音,不用眼睛看,开车或者睡觉的同时听着书,这种情况会给我们图书馆带来什么样的冲击?图书馆的未来,还要不要延续几千年来的传统?当然延续传统非常重要,当前还是需要书库、书柜、流通台、电子检索、各种方便的借还书方式。但是如果年轻的、更年轻的,像帮我搬家的那个年轻人,说屋门开着书都没有人要,而手机放在屋里可能会丢,图书馆如何为他们服务,思考这个问题,对图书馆的未来更重要。

可能未来5年、10年,我们会看到年轻人更多地熟悉屏幕,更多地熟悉用视频来交流。我的课连续两年出题考试都是用视频形式。我不需要学生写文章、答卷子,而是请他录一段视频发给我,我看视频来打分。一开始我在法学院做,请示法学院和学校教务部,都通过了,让我试验,试了两年,效果很好。学生做视频的水平,比我想象的高得多,而且他们愿意做,你让他们写篇1000字的论文,他们反而厌烦。

这些情况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示。今天如果不做,5年以后再做可能就会晚了。因为大量的读者,大量的年轻人,他们会涌到网络平台上,涌到各种视听平台上,去看书听书,去看各种各样的视频。而来我们图书馆的人可能会是不太年轻的人,或者来这儿不是看书的而是来写作业的。这样,我们花了很多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来做的图书馆工作,对他们来讲,可能还不如他那个手机和电脑。

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实体书店就会有这种感觉。我认识很多开书店的朋友,他们都抱怨说太难了。出版社我也打交道比较多,它们都是在赔钱,除了教材以外,赚不到什么钱,畅销书就那么几本,重要的一些主题宣传性的书也抢不到。所以,跟纸质打交道的我们的另外两个伙伴——书店和出版社,都遇到了问题。我们图书馆处在这两个伙伴的下游,它们出了书以后我们才采集书。它们都有问题了,我们就更应该警觉。所以,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。刚好我们有一位校友,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(现信息管理学系),他就是李彦宏。李彦宏的百度公司,就是一个巨大的网络平台,拥有海量的视频音频。建议图书馆跟他做一些商讨,试验性地做一些尝试,把图书馆搬到互联网上,收集、储备视频音频资源。如今,我们想看一些过去的视频音频,都找不到了。将来回看今天我们如何庆祝高校图工委成立40周年,可能视频音频也找不到了,但是相关的文字当然都会有。可是在未来,视频音频是年轻人愿意接受的,而不是再去看文字。那么今天我们做视频音频资源建设的准备,就恰逢其时。我的这个观点可能不全对,但我确实天天在忧虑这件事,因为我是伴随着书长大的一辈,但是现在感觉到我周围的学生,他们已经是另外一种状况。他们是我们的未来,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,我们必须要看初升的太阳,来为他们服务。

谢谢各位!我讲错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,一定虚心接受。

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,北京,100871

收稿日期:2021年12月24日

(责任编辑:支娟)